

# 就怕稍有懈怠会落后

■赵 雁

## 新时代之歌

2017年冬月的北京，久盼的雨雪难觅踪影。干硬的风无孔不入，吹在发僵的脸上，还是感到丝丝刺痛。然而，蚀骨的寒冷丝毫侵扰不到李英贤内心的暖意。

李英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航天细胞分子生物学专家、航天分子医学科技创新团队的带头人。就在一天前，她还在深圳参加第21届国际宇航科学院“人在太空”学术研讨会。李英贤带领的团队所作的关于航天失重生理效应研究的8个技术报告，精彩纷呈，赢得各分会场的阵阵掌声。那天走出会场，德国、美国等几个国家的同行不约而同走到李英贤身边，纷纷表达合作意向，脸上洋溢着敬意、羡慕和赞许的微笑。

“人在太空”学术研讨会是世界公认的规模最大的空间生命科学会议。李英贤由衷为自己带领的这支年轻有活力有冲劲的团队感到高兴和自豪。她鼓励年轻人：“站在航天分子生物学最前沿，我们的工作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大会上，两位正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俄罗斯航天员从站里发来的视频问候令李英贤印象深刻。他们说，希望这次航天医学的盛会会对未来人类飞上火星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隔着屏幕，李英贤都能看出他们的渴望，这何尝不是她的心声，为长期太空飞行中航天员的健康保驾护航，是航天医学专家肩负的紧迫职责。

在探索太空的过程中，骨丢失是航天员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骨丢失现象不仅不会因为航天员适应了太空生活而消失，还会随着飞行时间的延长而持续加重。即使回到地面，骨骼和肌肉发生的生理变化也几乎难以逆转。因此，它也成为现代医学和空间科学亟待破解的谜题之一。多年来，航天医学专家一直在寻求“空间骨丢失”的形成机理和解决方案。2008年，就在中国航天员实现太空行走之后不久，李英贤团队破解失重生命谜题的征程正式起步。微小核糖核酸分子曾因为不参与蛋白编码，而被认为是垃圾核糖核酸。后来发现它参与很多重要调控，如今被称为生命科学的“暗物质”。李英贤相信，骨组织里也应有微小核糖核酸分子通过调控细胞活性，带来骨组织的变化。这正是李英贤破解谜题的关键。

生物医学实验中不可控因素太多，试剂、细胞、温度、时间、环境等等，任何一项都可能影响实验结果，导致失败。不仅需要投入大

量精力和时间，更需要耐心和细致。李英贤和她的团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们把自主合成的药物注射到小白鼠体内，等待检验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停电了。时值盛夏三伏天，天气酷热，而小白鼠最怕的就是炎热的天气，如果温度不能及时降下来，小白鼠就有死亡的可能。小白鼠一旦死亡，实验过程将被迫中止。怎么办？在寻找备用电力无果的情况下，她和同事购买了大量的冰镇矿泉水，放置在实验用的小白鼠周围，为它人工降温。在他们的照料和守护下，小白鼠安然无恙，科研人员看到令人兴奋的结果：特异抑制剂能有效提升骨密度。实验获得了成功。他们在全球首次找到了会在失重性骨丢失中影响成骨细胞(也就是负责骨生成的细胞)的微小核糖核酸分子。找准靶点，对症下药不再是“隔靴搔痒”。2012年，这一成果发表在国际顶尖科学杂志《自然——医学》，立即在医学界和空间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关注。

这项研究成果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在于对空间医学的重要贡献，更因航天为地用，成为普通大众的福音。这令李英贤非常欣慰。然而，兴奋并没有在李英贤这里持续多久，科学远远不是项目结题就万事大吉。她不停地转换思维路径，抛出一个假设：小核糖核酸分子是由脱氧核糖核酸转录而来，如果它变多了，转录它的核糖核酸是否也应该变多？然而，大量的实验结果证明其并没有变多，假设是错误的。李英贤并不气馁，科学就是要不断试错，才能得到最终的真理。失败与成功都是宝贵的财富。每一次柳暗花明的时刻，都让她感受到极大的幸福。

进一步的实验密集展开，大量动物实验证明，破骨细胞会分泌富含微小核糖核酸的外泌体，其中miR-214将转移至成骨细胞，抑制成骨细胞功能。不仅如此，团队还详细刻画还原了外泌体转移miR-214的全过程。这是个重大发现，相当于有了来源追溯。这篇研究论文在2016年初夏发表于《自然》的子刊《细胞探索》上。这是国际上率先从细胞层面找到空间骨丢失的确切机理，未来对骨质疏松的治疗和诊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太空失重环境影响航天员健康的不仅只有骨丢失，还有心血管疾病、免疫力下降、视力减退、肌肉萎缩等都是航天员的健康威胁。人长期在太空生活，甚至奔向火星，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李英贤团队的探索视野也在不断拓宽。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研究上的突破，人在失重环境中的生命密码被一点点揭示。团队的研究体系逐渐完善，失

重性骨丢失、心血管功能紊乱、免疫功能下降的机制及调控成为主攻方向，相关实验模型、标准建立，团队中的年轻人成长迅速，成为事业中坚。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跻身世界最高水平。成功总是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两年，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李英贤先后获得了我国航天医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以及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求是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特殊荣誉，还被评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对科研工作来讲，获得这些荣誉是肯定，也是人生之幸。当幸福来敲门，李英贤始终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此时，李英贤身在北京。今天她要去领取职业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荣誉——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因为是临时接到开会通知，紧急飞回北京已是半夜，困倦打个盹。一早，她便来到单位。来不及吃早饭，甚至来不及梳洗，换上工作服，她便进了实验室。多年来，她已养成习惯，除非离开北京，如果有哪一天不进实验室，便会觉得不自在。她曾在凌晨三点从国外飞回来，第一件事不是回家休息倒时差，而是跑到实验室照料细胞。在她的眼里细胞比什么都重要，都金贵。一上午，几乎一分钟也停不下来。因为几天没到实验室，留在家的学生们向她汇报实验进展，检查核对数据和图片，找解决方法……看看表，再不出发，参加表彰会就要迟到了。上车后，望着车窗外不断移动的景物，李英贤思绪翻滚。

李英贤和爱人是一同学，俩人一个研究植物，一个研究航天分子生物学，俩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比翼齐飞。在李英贤同事的眼里，她的丈夫是十足的暖男。儿子小时粘人，一到晚上就哭着找妈妈。搞这行的都知道，实验一做就是连续二十几个小时，披星戴月已经成了习惯。经常是早晨进到动物房，晚上才出来，不加班根本不可能出成果。每当这时候，丈夫就带着孩子从家属院东门出发，说带孩子去找妈妈，走上一大圈，再从西门回来。孩子累了，他就抱在怀里，走着，颠簸中，孩子就睡着了。一天天，一月月，丈夫总在带着儿子找根本找不到的妈妈。

2005年秋，在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的李英贤有机会进入美国杜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开展免疫学领域研究。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师从学界最权威的教授，李英贤求知若渴，全身心地扑在研究上。她的丈夫比她早一年赴美，在托莱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但两地相距一千多公里。为了让李英贤安心工作，丈夫独自一人带着6岁儿子生活。每天孩子

放学，他便把孩子接到实验室，父子俩一个写作业看书，一个继续工作。耳濡目染中，孩子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儿子已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一学生。

李英贤至今记得，丈夫带儿子送她到杜克大学安顿好，即将分别时，天还未亮。深秋的地上，落满橡树叶，上面结着薄薄的一层白霜，清冷的气息从脸上手上，传到心里。她挥手和父子告别，望着车子渐渐远去，她的泪忍不住流下来。泪水里不是软弱，而是为人妻为人母的柔软。那一幕，像一幅静谧的画一样隽永美好，令李英贤铭心刻骨。那一年，她34岁。两年期满后，导师希望李英贤留下，并开出优厚的条件。而她的爱人在托莱多大学也名气响亮，美国农业部给了他一个永久性的职位。但夫妻二人默契十足，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已在美国上学的儿子，全家如期回国。亲人的理解支持就是李英贤在艰难险峻的科研之路上一往无前的最强动力。

此刻，她脑海中不断闪现的还有她带领的团队。十年间，从4个人到20人，一路走来，芳华渐逝，硕果累累。“元老”级成员凌树宽年纪不大，却已是成绩骄人，空间环境下心肌功能研究的中坚；博士后赵定胜思维活跃，擅长解决看似解决不了的难题；8年前，加入团队时已45岁，如今挑起免疫研究大梁的老大姐宋锦萍，和年轻人一样拼；大弟子李玉恒，一个人承担了课题中最麻烦最辛苦的骨密度数据采集工作。这个操着广西普通话的年轻人工作起来像上了发条，冲劲十足。他说“因为我在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一个个小细胞，组成了他们的科学大世界。在这里，基因、蛋白、细胞是团队的通行语言，电泳、扩增、鉴定是团队的动作号令，他们每天的关注点是数据够不够好？论据够不够多？到底和别人差多少？生怕稍有懈怠，就会落后。他们的字典里有自信有惆怅，有执念有痛苦，唯独没有放弃。

“李老师，我们到了。”一声轻唤，将还沉浸在思绪中的李英贤拉回现实。她匆匆下车，到后备箱里取出行李箱。那里有她随身不离的技术文献。为了挤时间，无论出差的路上还是会议间隙，李英贤的手上总习惯带着一份文献。箱子里有一个洗漱袋，今天要派上大用场。进会场前，她赶紧跑进卫生间简单梳洗，这么一个隆重日子，不能马虎。她对着镜子抻抻衣角，把头发仔细梳理整齐，用手指将护肤霜涂在干燥起皮的唇上。为了让脸色唇色看起来好一些，又用手掌轻轻按压脸，抿一抿嘴。那一刻，女性爱美的天性在她身上绽放。镜中的她，短发显得略带一丝羞涩的微笑，漆黑的眼眸闪烁着自信和坚定的光华……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冷叔，古市乡人。他十二岁就给党的地下组织当交通员，凭着他的机智和一身不俗的武功送情报，从未出过差错。

冷叔是个经历传奇的人，身高一米六，很消瘦。别看冷叔个子小，却力大无匹，他是锻工师傅，专抡大锤；冷叔动作敏捷，很机灵。

冷叔小的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八岁就下地干活。冷叔是1950年11月参军的，恰巧赶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线急需兵源。当兵不到三个月的他，被补充到首批赴朝参战的志愿军第40军119师炮兵团1营机枪连。冷叔在朝鲜战场多次立功受奖，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冷叔在部队学习到了许多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成为了一名忠诚的解放军战士。

冷叔1954年11月复员，回到家乡后在县城铁器社当工人，1963年12月调入位于本县的一家军工企业，与我的父亲是一个班的工友。冷叔比父亲的年龄大，父亲要我叫他冷伯，可他死活不答应。冷叔对我说：“你爸爸虽比我年纪小，可他是从大上海出来的，是技术顶呱呱的老师傅，我就当他的老弟。”他较较真，我不得不喊他：冷叔。这一叫就是一辈子。小的时候，只要父亲去冷家我就跟着，听冷叔讲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战胜敌人，讲他的那些不怕死的战友，讲在坑道里如何坚持斗争，冷叔从来不讲他自己的战斗事迹。冷叔做的地方美食哨子，好吃极了，一想起就要流口水。冷叔每天看报纸，早睡早起，生活有规律；他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他还长期当基干民兵，不服老，不认输，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军人的气质十足。

1976年底，16岁的我应征入伍。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冷叔来家里把我接到他的宿舍，教我如何打背包和扎绑腿带，手把手教我学习两种快速打背包的方法，他要我反复练习，直到熟练为止。接着，他摆上果子、花生、点心，倒上红酒为我送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我喝醉了，满脸通红，但心里亮堂。我要像冷叔一样当个好兵，为国效力。一到新兵连，班长看我打背包既快速又熟练，十分吃惊，还要我向其他新兵介绍经验。

1979年2月，我西南边疆自卫反击作战打响后，冷叔坐不住了。他打起背包，扎好绑腿带，来到县人民武装部，要求上前线。政委和部长都认识这位老英雄，要他回家等通知，如果有需要一定让他去保家卫国；同时，也让他放心，人民子弟兵一定会出色完成战斗任务的。冷叔知道我在东线上战场，十分高兴。第二年，我当满三年兵回家探亲时，特意去看了冷叔，他详细询问我们部队的战斗情况，听后很欣慰。他又拿

## 冷叔不冷

■杨勤良

出了红酒，给我庆功。他眉飞色舞的神情是满足的释放，我懂得那是责任和担当的延续。

我退伍后与冷叔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经常见面，每次都要聊上几句。再后来，我南下深圳，很少见到他了。2000年，冷叔病逝，噩耗传来，我很悲痛。没有能送冷叔最后一程，我一直感觉内疚。听说，冷叔的追悼会十分隆重，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了，县民政局派来两位干部，给冷叔敬献了花圈。父亲常对我说，你冷叔干活卖劲，不知疲倦，像个铁打的人。冷叔的班长刘金波叔叔也对我说：“老冷几十年如一日，对党忠心耿耿。”

冷叔在入伍前，就参加过革命工作。他的革命领路人是大他九岁的本家侄儿冷郭仪。冷郭仪是当年湘鄂赣苏区著名的革命家，解放后担任过人民政府的县长。冷叔自幼跟随族叔习武，练就一身过硬功夫，身轻如燕，猴拳是冷叔的看家本领，他的绝招是“金猴冲天”。冷叔的板凳拳也打得好，特点是出奇制胜，快速非常。抗战时期，冷叔去新四军平江嘉兴通讯处送情报，路遇敌人设的关卡，他不仅机智通过，在返回的路上还成功摆脱特务的跟踪。

冷叔退休时，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是从1950年参军算起。为此，他的儿子有看法，要找组织上为父亲争取待遇，冷叔坚决制止了儿子。冷叔说，党是知道我的。

去年底，我在冷叔儿子家见到了冷叔的多枚军功章，还有许多证书及各类立功喜报，这些东西均保存完好。其中一本他在铁器社的工会会员证吸引了我的目光，上面清楚记录着他的工龄是从1939年开始计算的。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摩挲着发黄的证书，感觉到了冷叔那颗火热的心在激烈地跳动。

冷叔不冷，老兵不朽……



沧海桑田(范画)

周昌新作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4130期

##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 独特的风景

■柳 歌

走进韶山的广场，仿佛走进一个并不太远的时空  
恍若昨天  
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  
终于，挺直了弯曲已久的脊梁  
发出海啸一般的呐喊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是您，首先从这儿开始  
毅然地站了出来  
无论雪山横亘、草地泥泞  
还是枪林弹雨、电闪雷鸣  
是雪压冬云、寒流滚滚  
还是惊涛骇浪、泰山压顶  
您，或是闲庭信步  
谈笑风生，或是这样子  
挺拔地站着  
如身后的青松

那么多的游人  
似乎，比山上的翠竹还多  
陪您一起站立，成为独特的风景  
广场上，您依旧那么站着  
岳峙渊渟  
留峰般的沉稳  
而目光，依然朝向东方  
深邃而又坚定

## 一路顺风快递哥

■王 彦

见我一脸迷茫，快递哥爽快地说：“我正好也往那边去，上车，我带你一程吧。”上还是不上？我倒是犹豫了。那快递三轮车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铁皮箱，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快件，能坐的位置，只有快递哥的长条形座位，地方倒是够大，只是男女有别，和他并排而坐，不认不识的，又是晚上，安不安全？不上吧，正是下班的晚高峰，出租车一时半会儿打不到，而且辜负了人家的好意也不好。算了，我也干脆点，抬腿上车。

平时没少和快递哥打交道，但坐快递车，还是头一回。正是腊月天，北京冷风刺骨，这三轮无遮挡，再加上车速很快，更添了几分寒意，我不禁拉低帽檐，裹紧大衣，眼睛余光扫过旁边的快递哥，却见他光着脑袋，迎着风。“这么冷的天儿，也不戴个帽子，不冷吗？”“习惯了。”聊了几句，才知道他是河北人，来北京3年多了，每天都跑这一片儿，清晨五六点出门，晚上九点后才收工，经常周末也不歇。

“这么辛苦啊？”我脱口而出。之前常因快件未及时到，没好气地打电话催促快递员，却从没想过他们这么不易和艰辛。“这不算什么，我当过兵，在部队摔打过，不怕吃苦。”他淡淡地一笑，车子依然开得飞快。我们

边走边聊。他说，趁年轻多挣点钱，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再自己做点儿小生意。看着他黑红的脸庞和被风吹皱的皮肤，似乎提前磨蚀了青春的痕迹，但那不设防的目光和朴实的话语，又分明透出孩子般的单纯和蓬勃的生气。

“前面就是贵德大厦了！”他停住了车。“还是你的顺风车快！”我谢过快递哥，下了车。他呢，又像风一样，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见到同学，迫不及待地告诉她，“今晚我遇到了个好人，他用快递车把我捎来的！”“要你钱了吗？”“啊？”我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

同学这一问，倒是提醒了我。可下车时，如果他向我要钱，或是我掏钱给他，那原本简单的美好，恐怕要被抵消大半了吧？的确，他需要钱，但不是用这种别扭的方式，我也不想用钱去轻视他的尊严和善意。

这个晚上，和久违的同学面对面坐着，却没了来时的兴致，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横亘在心里；而还不能算认识的快递哥，一个不知姓名的退伍老兵，于我而言，却是亲近的。

这之后，每每收取快递，总不免想起他，他应该还光着头在风中的街巷间不知疲倦地穿行……不管怎样，我衷心祝福他：快递哥，一路顺风！